

# 从认知诗学角度分析《莎乐美》

宗亚丽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莎乐美》是王尔德唯一一部悲剧, 他根据圣经故事改编了莎乐美的形象, 赋予其符合唯美主义的性格特点, 颠覆了人们对圣经中莎乐美的印象。以往对《莎乐美》的研究都是对其唯美主义特征或者针对戏剧中意象的讨论, 极少有人从认知诗学的角度去解读它。本文拟从认知诗学的两个理论: 图形—背景和概念隐喻的角度分析这部悲剧中的意象, 为更准确和更深刻地了解其主题思想和艺术特征提供新的角度。

**关键词:** 《莎乐美》 奥斯卡·王尔德 图形背景 概念隐喻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 A

## 一、引言

认知诗学的诞生与一门在各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交叉学科——认知科学息息相关, 而且它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它是一种以文本为向导的, 并且运用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一切认知学科中的认知理论去分析文学文本, 探讨读者的心智活动在阅读时候的作用。《莎乐美》的研究多倾向于对于其中的唯美主义色彩进行分析, 或者分析其中的月亮意象, 色彩意象等等。这里尝试用认知诗学的角度对其中的隐喻意义进行分析, 应用图形—背景理论和概念隐喻理论, 解读剧中意象隐含的意义。较之于以往从单一的文学角度看问题, 认知诗学更加注重读者在理解文学语篇过程中所涉及的心理机制。

## 二、理论基础

### (一) 图形—背景理论

图形—背景理论起源于心理学, 以突显原则为基础。这一理论是由丹麦心理学家 Rubin 首先提出, 而后由完形心理学家借以研究人类知觉以及描写空间组织方式。Rubin 著名的“人面/花瓶”图证实了人类知觉由图形和背景两部分组成。图形是指某一认知概念或知觉体验中最突出、最易成为注意焦点的部分; 背景则是不易被感知、用来衬托图形的部分。Gavins & Steen 提到图形与背景的感知涉及注意力的选择, 即人们往往倾向于把最先感知到或最先注意到的物体作为图形。<sup>[1]</sup> 人们之所以会将图形与背景毫不费力地区分开来, 是因为这个感知过程植根于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活动和生活体验。完形心理学家认为“普雷格郎茨原则”对图形与背景的确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个原则把图形描述为体积小、可移动的物体。认知语言学家 Ungerer & Schmid 认为图形具有形状, 背景无具体形状可言; 图形具有结构性和连贯性, 背景无结构、无形状、具有一致性。<sup>[2]</sup> 此外, 图形和背景是不能被同时感知到的, 这即是 Ungerer & Schmid 提出的“图形—背景分离”理论。<sup>[3]</sup> 图形和背景不仅可以分离, 它们也会随着环境或情境的变化而改变。在不同的环境中, 人们的认知体验不同, 注意焦点便会随之发生转移, 即产生图形和背景的变化。图形和背景在特定的情景下可以相互转换。

[4] 认知语言学家引用这个理论去分析语言中存在的语法和语义现象，而认知诗学家们则把这个理论置入于对文学作品的分析。Gavins & Steen 认为阅读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选择或确定“图形”和“背景”的动态过程。[5] 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可以领略到原文中令人惊叹的画面并且和作者产生共鸣。因此，文学语篇的解读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认知过程。作者常常主观地把特定的事件、人物或情景设定为图形或者背景，以使读者能够从作者的视角出发，关注作者所强调的，忽视作者所淡化的。[6]

## （二）概念隐喻理论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对隐喻的修辞学定义，Lakoff & Johnson(1980)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开启了认知隐喻研究的新视角。他们认为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隐喻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认知现象，即人类以熟悉域(熟知领域)先验信息、知识、经验来向待知域(未知领域)的映射。[7] 此外，他们将隐喻划分为结构隐喻、实体隐喻和方位隐喻。以实体隐喻为例，它指的是人们以源概念结构来解释目的概念结构，将抽象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等无形概念进行有形化具体化。[8] 隐喻来自人们认知的经验，又作用于人们的认知。隐喻不是人们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基于经验。因此隐喻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可以被界定为“是跨目标域和源概念域的映射，实现了不同概念的契合”。

## 三、两大理论在《莎乐美》中的应用

戏剧开头的场景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阳台，后面是希律王宫殿的宴会大厅。几个士兵正靠在阳台的栏杆上。舞台右侧是一段巨大的台阶，左后方是一座古老的水牢，围墙上生满了绿色的铜锈。天上挂着一轮满月。这里的舞台背景给人的感觉是极其空旷和阴暗的，水牢的破旧与宴会大厅形成对比，月亮成了整个黑暗中最明亮的事物。接着就是人物出场，莎乐美是这部剧的中心人物，但却没有先出现，而是从一个爱慕者的口中描述了莎乐美的形象：“今晚的莎乐美公主多么可爱动人啊！”在莎乐美出现之前，他不断以爱慕欣赏的口吻描述着莎乐美的形象，使人对这位公主充满了幻想。这里，本应凸显成为“图形”的人物——年轻的叙利亚军官，却没有成功凸显出来，而是衬托了莎乐美的美丽与迷人。纵观整部戏剧，月亮这一意象被提到的次数非常多，从希罗底的侍从口中以及军官口中，甚至希律王口中都有关于月亮的描述。还有先知约翰的头颅也是莎乐美执着追求的东西，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 （一）月亮的隐喻意义及其作用

月亮挂在黑暗的夜空中，就像莎乐美置身于充斥着虚伪与贪婪、堕落与黑暗的皇宫，满月的皎洁明亮在黑夜中显得尤其动人，也象征着莎乐美的纯洁与美好。因此这里本来作为“背景”的月亮是与“图形”莎乐美的形象相吻合的，月亮在人物眼中的变化预示了莎乐美命运的走向。作者在剧中不停地用剧中人物的口吻描述月亮的样子，然后将“图形”在天空与皇宫之间不断转换，使读者始终保持着好奇心。下面分别分析众人眼中的月亮形象是如何预示着莎乐美的命运的。

1. 在莎乐美从奢靡的宴会厅出来时，她望着天上的明月，发出了感慨：“能看到月亮可

真好！她就像一枚小小的硬币，又像是一朵银白色的小花儿。这冰清玉洁的月亮啊……我敢肯定她依旧是处子之身，因为她有着一种处子的美……对，她是一位处子，从未被人玷污过。她就像其他的女神一样，从来都没有让男人染指过。”这里莎乐美将自己喻为纯洁的月亮，与堕落黑暗的皇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表达了自己对于自由和纯洁的向往，这也成为她一定要得到约翰的主要原因。因为约翰在她眼中就是一个另类的，同样与这个皇宫格格不入的人，他的一切在莎乐美看来都是纯洁无暇的。这是初始的莎乐美的样子，还没有因为得到约翰而变得疯狂，仍然是一个纯贞但有些任性的小女孩，不愿忍受宴会中希律王对自己放肆的眼光而逃离。

2. 年轻的叙利亚军官在剧中是个非常典型的悲剧人物。他从一出场眼睛就一直在公主身上，注意到她的一举一动，即使是被好友提醒仍然十分迷恋她。他的迷恋体现得非常明显：“今晚的莎乐美公主多么可爱动人啊！”“今晚她实在是太可爱了。”这种描述出现了三四次之多，令人不禁想：为什么强调今晚的公主可爱动人，难道平时的她不可爱么？这里给人一种将死之人回光返照的感觉，好像莎乐美今夜达到了美的极致，令众人为她倾倒。

3. 希罗底的侍从：这是一个带有预言性质的角色，只有她看到了如死人般的月亮，好像在寻找死人，结果一语成戕，他的好友因为不听自己的劝告，一直盯着公主看，结果为公主打开水牢并目睹公主爱上了约翰后，不堪忍受自己爱的人喜欢上了这样一个先知而自杀；约翰因为被莎乐美看到而被其疯狂地迷恋，导致死亡；莎乐美因为疯狂要得到约翰而被希律王所杀。这些都可以从侍从开始的话中暗示出来。月亮像死人一样缓慢地移动，就像莎乐美渐渐地走向死亡并带来死亡。

4. 希律王是一个贪婪又奢靡的帝王，他看上的莎乐美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这种感情也有悖人伦。他一直想要看莎乐美跳舞，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甚至同意满足莎乐美一切要求，却未曾料到她要的确实先知约翰的头颅。虽然忌惮这颗头颅，但还是任由莎乐美取了去，他看到月亮样子很奇怪，是一丝不挂的疯女人在寻找爱人。结果莎乐美真的不顾一切得到了约翰的头并亲吻他的嘴唇，希律接受不了这样的情景，命人将这个“疯女人”杀死。

月亮从开始背景中的满月，皎洁到最后莎乐美死之前星星消失，乌云完全遮住月亮，体现了莎乐美从纯洁的女孩到完全被这个宫廷和自己的欲望所吞没这一过程。这一过程中月亮与莎乐美相互交织，成为了剧中最凸显的“图形”，紧紧抓住读者的视线，其结局令人惊叹。

## （二）约翰的头颅

在剧中，约翰的头颅是一个具有深意的意象。因为莎乐美执意要得到他的头，所以才酿成了各种死亡。在希律王看过莎乐美的七层面纱舞到答应给她约翰的头之间，莎乐美重复了其次“我要约翰的头”，不论希律给她多么稀有的珍宝，她只要约翰的头。每个人从出生的时候就把头看做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的部分。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头总是和男人，父亲，理智或者权威联系在一起，“头”具有组织和管理的的作用。不管是在古老的神话当中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认为如果你拥有了一个人的头颅那么你就拥有了这个人。<sup>[9]</sup> 约翰死后

的头颅已经成了一种替代品，拥有了约翰的头就等于拥有了这个人，所以她不顾一切得到约翰的头颅并最终亲吻到约翰的嘴唇时，虽然他的嘴唇有点苦苦的味道，可是莎乐美并不介意，她在乎的是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 （三）色彩

剧中出现最多的是白色，黑色。白色一般用来形容月亮，莎乐美和约翰，一方面象征纯洁，高贵；另一方面象征着毁灭和死亡。黑色一般在剧中与月亮相对、与死亡相联的意象，这类意象与先知约翰的关系最为密切。当莎乐美望向水牢中时，说这里黑得像坟墓一样；莎乐美描绘约翰的双眼时，也用了一连串以黑暗为特征的意象，如“黑洞”“黑暗洞穴”“黑色湖水”等等。总之约翰周围的环境和形象都与黑色有关，为整部剧抹上了一层阴暗的色彩。

### 四、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图形背景理论和隐喻的应用可以帮助读者更好体会剧中的情节安排和人物性格特点。月亮的变化，颜色词的应用以及约翰的头颅都渲染了一种诡异的气氛，一方面令人觉得恐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血腥中的美。通过对“图形”的不断转换，读者的注意力被不断吸引，从舞台背景到人物，又从人物转到背景，黑白色的场景极好地展示出各个人物的特征。死亡的线索从开始就已经埋下伏笔，各种隐喻藏在其中，耐人寻味。悲剧而又令人惊讶的结局与开头的话语相呼应，读者追随着剧中人物的视线被带入一种悲凉而诡异的气氛中。应用图形—背景理论和隐喻理论解读剧中的意象，唤起了唯美的意境，刺激人的感官，也让读者享受了一次视觉盛宴。

### 参考文献

- [1] Gavins, J. & G. Steen: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M]. London: Routledge. pp. 15.
- [2] Stockwell. 2002.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p. 164.
- [3] Ungerer, F. & H. J. Schmid.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p. 163.
- [4] 王晓旭. 2013. 对《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认知解读——基于图形背景理论视角[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8):137.
- [5] Gavins, J. & G. Steen: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M]. London: Routledge. pp. 13.
- [6] 蓝纯. 2011. 从认知诗学的角度解读唐诗宋词[J]. 外国语文(1):39-43.
- [7] 邢晓宇. 2009. 认知语境在隐喻认知构建中的制约作用[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04-107.
- [8] 朱盛娥, 李芳. 2008. 实体隐喻——新概念的源泉[J].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1):118-120.
- [9] 杜欣润. 2013. 《莎乐美》中的意象解读[J]. 青年文学家(1):45.

## Analysis of Salomé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oetics

Zong Yali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00)

**Abstract:** Salomé is the only tragedy of who adapts the image of Salomé according to the Bible and bestows character that conforms to aestheticism on her. The adaptation subverts the impression of Salomé in the Bible.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Salome mainly focus on its aesthetic features or images, few people have interpreted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oetic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mage of this tragedy from two theories of Cognitive Poetics, which is, Figure-Ground and Conceptual Metaphor. It is hoped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more accurate and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its theme and artistic features .

**Keywords:** Salomé; Oscar Wilde; Figure-Ground; Conceptual Metaphor